

如何以“我不想做你哥哥了” 为开头写一个故事？

(已完结)

“我不想做你哥哥了”

周子然眼尾通红，下身死死的压着我，青筋半露的手臂越过我的头顶禁锢着我的手腕……

“你说说，你和周子其到底到了哪一步？为什么都是哥哥，你可以和他无话不谈，和我就闭口疏远？”

“放学后你们都干些什么？他是不是也像我这样压着你？”

眼前的男人情绪已近乎崩溃，生冷的眸子盯的我心底发麻……

"周子然，不是你想的那样，冷静一下好吗？！"

我叫顾瑜。

周子然和周子其是我异父异母的哥哥

我们是重组家庭。

怎么说呢，第一次来到周家见到他们。我就知道我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因为我出来了，兄弟俩渗透眼底的排斥和冷漠。

"你们好，我叫顾瑜。你们的……妹妹……"

虽说有些尴尬，但我还是几乎从容自然的做了自我介绍。

至于他们的无视疏离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无所谓，我瑜姐到周家来的目的从来也不是来和他们好好相处的。

周父显然已是预料到了两个儿子的反应，面带歉意地说“小瑜，你多担待，这俩小子从小就这样，被宠坏了。”

“没事的，周叔叔，我理解，我会和哥哥们好好相处的。”我体贴地回答。

加上一个落落大方的微笑让周父对我的印象极好，搂着我妈满意地笑道：“还是小瑜懂事啊，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周父吩咐佣人备好晚餐时我妈适时地帮他正了正衣襟，还故作娇羞抬头乖顺地望了他一眼，周父一下眼睛都直了，搂着我妈的腰就开始不老实。

咳咳不愧是我妈。

说来我妈为了培养我也是吃了不少苦。

六岁那年我爸出轨跟着女上司跑了。

我妈知道后愣是一滴眼泪没留，只是狠狠往她的结婚证上唾了口唾沫，然后生生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耳濡目染，我从12岁就知道，男人，靠不住。

但是

利用男人或许可以得到某些东西。

我妈就凭借着在她那个年纪还算出众的外貌和绝对秒杀其他只会买买买的女人的智慧，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我被接到了周家。

但我永远不会鄙视她，

我感谢她。

晚餐时间，出乎意料的是周子然和周子其竟然都出现在了餐桌上。

不过可能是我忽略了，周家家大业大，家训定然也是很严的，不论周子然周子其如何不待见我和我妈，规矩不能破。即使没有恭恭敬敬地问好，横冲直撞的不尊重也是断断不会有的。

我刚这么想来着。

穿着宽松白t阔短裤顶着一头乱乱炸毛此刻还睡眼惺忪的少年出声了。

“周长腾你怎么个意思啊，老婆女儿都带回家来了，还非得让我和周子然给你做个见证不成？”

周父听完先是愣神，接着眼睛一瞪，抬手就要教训。

手还没落下，旁白正襟危坐灰西裤白衬衫的少年也道了一句：“我不认什么便宜妹妹。”

随即头也不抬，拿着刀又“精雕细琢”。

周父听完又要发作，我妈看其脸色不对，赶紧解围说孩子青春期叛逆很正常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如此好一番下来，这才平息了他的怒火。

稍稍指责也不再多说，毕竟是亲生的宝贝儿子，稍微给点时间给他们接受不是什么过分的事。

不过这饭桌气氛倒是更显尴尬，毕竟也算半个外人，我实在是不好开口说话。

“小瑜，既然到了周叔叔家，周叔叔一定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你。A市一中的手续都办好了，明天你就和子然子其一起去学校报道吧。”

“谢……谢谢周叔叔，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周叔叔和妈妈的期望。”

周父一句话倒是让我心花怒放。

一中可是A市最好的高中。

其实我成绩一直不错，奈何我妈经济有限，只能去县一中念书，不是说县一中不好，只是比起市一中，实在是井底之蛙。这也是我乐意来周家的最主要原因，念一个好大学一直是我妈对我的最大期望。

只是此刻饭桌上另外两人满怀敌意的目光让我实在避不开，我只能扯着脸给他们几个假笑。这这好歹也是你们爸爸的一片心意啊，我……我恭敬不如从命恭敬不如从命啊求放过求放过。

终于熬过晚餐，我也回到周父安排的房间。

还没走进去呢，眼及之处已经皆是资本主义罪恶的诱惑。

房间面积大的离谱咱们暂且不说，这随处可见精致细腻的雕花谁看了不迷糊？这床，这书桌，这衣柜，哪一处不是金钱的味道？

但是忽略这些，最令人兴奋的！就是我终于可以到市一中念书了！

从明天开始谁都别想打扰我学习！

什么清华北大，什么复旦上交，

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于是第二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其一是学习要趁早，好成绩没得跑。其二嘛，看周家富得流油这阵势，估计出手就是豪车不

用想，我呢，实在不想引起太多不必要的关注。

于是到了市一中，我麻利的找了班主任。周父已经交代好了一切，学费学杂费一切都打点妥当。

繁琐的入学流程省去，班主任也只简单交代了几句，便领着我
去教室。

七点一刻的市一中教室，满满当当，大多都是埋头晨读的同学……

不愧是市一中，我很满意。

“好，安静一下，咱们班来了个新同学，大家欢迎一下……”

“大家好，我叫顾瑜。很高兴能大家成为同学，请多多关照。”

有稀稀落落的鼓掌，不过大多不太关注。

意料之中，我也并不在意大家的疏落，只因为这是市一中的高三优等班。

大家这样的反应实在正常。

“顾瑜，你暂时就坐三小组第四位，你的同桌呢，是我们班的班长，叫周子然，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当然，也可以找老师。希望你能尽快适应咱们学校的生活……”

周子然？

和周子然一个班？

我愣了。

周父怎么想的，昨天饭桌上气氛那么尴尬，就差没扯开了天打起来，这会儿又来这么一出不是让我难做吗？

我略微忐忑的坐上座位，本想着再怎么尴尬也得打个招呼。

结果一弯头只见其稍稍欠身，薄唇轻抿，眉头微蹙，修长利指握着钢笔在草稿纸上演算习题，愣是眼神都没赏我一个。

好家伙，敢情是搭理都不想搭理我。

罢了罢了，无所谓，反正我也是来学习的。

“顾瑜？是吧，可真是演的一手好戏。你也就只能唬唬周长腾。你和你妈有什么目的，小爷一眼就看得出来，你们这样的女人小爷见得多了……”

我书都还没放下，就听到身后有人逼逼了一大串。

我转头

周子其？

这兄弟两怎么都在？？还一个我同桌，一个我后桌？！

呼~冷静冷静

平息心态我面带微笑，本着不是一家人进了一家门的绝望无奈心态转头道。

“哦？我什么目的？子其哥哥您一眼就给我看出来？”

“你叫谁子其……哥哥呢？我才不是……才不是你哥！别……别跟我装熟。”

周子其可能是真没想到我这么叫他，整个人都微微发愣，雕刻般的俊脸还慢慢泛红。

我被他这反应逗得乐的不行，看他一身球衣，估计是个体育特长生。

“好嘛子其哥哥，我知道你不喜欢我，那咱们在学校呢，井水不犯河水，我保证安守本分，脑袋里只有学习。在家呢，我也绝不多事生端，在周叔叔面前绝不说二话，这样，行了吧？”

“这样……这样还差不多，不过，你……你不能叫小爷子其……子其哥哥。”

“好，成交！”

我真是有被周子其支支吾吾说话的样子笑到，没想到平常一副吊儿郎当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叫了声哥哥脸就红的跟猴子屁股一样。

因为学的是理科，一轮复习已经完成大半。大致内容各科老师已经或详或略的讲过，接下来几月上课内容大概是易错题难题

的拔尖精讲。

不过毕竟落了几天课，市一中整体学生水平也比较高，思索一分还是决定老老实实先跟着老师节奏走。

不过……

具体复习进度我不清楚啊。

这想问吧，周子然那厮到现在没鸟过我。

我只好一手扶额，作势假装微微侧头，眼神三分流转后直勾勾往其笔刃下望。

让瑜姐看看你在写什么玩意儿？

只见其下笔有神，笔锋流畅有力，刷刷一顿操作仿佛行云流水，连停顿都不带的，一道物理分析大题已然完成大半。

“你干什么？”

笔锋骤然停顿，清冽冷漠的声音也随即落下。

“啊？”我一抬头，却看他眉头微蹙地盯着我，那阵势，好像我看的不是他的课本草稿，而是他的秘密贞洁全被我玷污了……

“不……不好意思，我……我就是不知道课程进度。”

被他这么一看我还真有了几分做贼心虚的感觉。

“你不会问？”

他薄唇紧抿，虽说不是怒意，但看着那双微眯的眸子，我只觉得透不过气。

好你个周子然，算你狠算你狠。

我翻翻眼不再管他，也埋头开始学习。

市一中不愧是市一中，课程设置科学紧凑，老师讲课深入浅出，干净利落。

因为基础好，我学的并不吃力。不过一天下来，说不疲劳是假的，但累归累，我还是准备把课后习题做完再回周家。

“喂，你还不走？”

我抬头，周子然周子其站在门口看着我。

周子其一手挎着书包，一手插在裤兜。拽拽的样子有点欠揍，明显刚刚是他在喊我。

旁边周子然一脸冷漠，连不耐烦都不屑表现。更欠揍……

“上学放学司机接送，早上就因为你先走被周长腾训了，怎么？装清高呢？”

啊这不是，我没内意思啊。

算了作业在哪不能写，我麻溜的收拾好东西就跟他们走。

“呵，我当你真清高呢。”

我真要被周子其气死，咱能不一句一讽刺吗？

晚餐时间，周父含笑宠溺地说要带我妈去度假。嘱咐他两个儿子好好照顾我。

“合着您自个儿的女儿还要您亲生儿子照顾呢，再说她不也成年了吗，用得着照顾吗。”这是周子其

“没空”这是周子然。

“谢谢周叔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两个哥哥也都有自己的事情，哈哈您放心和我妈妈玩就成，不用担心我。”这是我

表面笑嘻嘻，心里mmp。

我的弱势科目是物理，虽然花了大把大把功夫研究那些公式定理，但成绩依旧还是达不到我心里的标准。

这不眼前就被一道题难的抓耳挠腮。但是抬头物理老师周围已经站了好几个学生，我只好作罢。

一瞥头竟然看见周子然已经满满当当的写好了这道题！

真的牛啊。

“内个，周子然同学，您能给我讲讲这题吗？实在是……不太懂……”

"不懂可以问老师。"

“好几个同学都在问问题呢，您就教教我吧班长大人。”

……无动于衷

“求求您教教我吧，周子然同学”

……无动于衷

“教教我吧，子然……哥哥？”

“闭嘴！你哪里不懂？”

得嘞。

“就这个电磁感应分析这块……”

……

不得不说，周子然讲题干净利落，详细具体。

自此之后呢，我的物理难题隔三差五都要仰仗他给我解答。虽然每次他都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不过压不住我脸皮厚，为了知识嘛，冲我甩臭脸子什么的我都能忍。

“你脑子呢？受力分析都能错。”

“哎是是子然哥您说的是，还是您想问题想的全面，我就没……”

“闭嘴。”

“……”

“子然兄您给我看看这题，看它题干普通好似简单，实则哼哼，暗藏玄机。”

“玄机在哪？我解完也没发现玄机。”

“啊这，玄机呢？刚还在这来着……”

“……”

不过也多亏了他，我的物理成绩也渐有进步升高的苗头。

周日晚上，我做完学校发的理综小测验，觉得肚子饿的不行，准备到厨房做点夜宵。

我和我妈相依为命那会儿，一日三餐都得我自己做。不吹别的，厨艺我是真是没得挑，当时隔壁邻居家一小孩不爱吃饭，后面我给他做了顿，从此以后天天跟他妈嚷嚷着要来我家吃饭。

周家的冰箱应有尽有，我利索的切好配料食材，没一会儿做好了一大碗杂酱面。

“你在干嘛？”

我转头，周子然穿着棉质灰色格子睡衣，眼神清冷，但少了平日疏离冷漠的距离感。

“奥这……我写完作业肚子有点饿……做点夜宵……要不要一起吃点……”

“嗯。”

周子然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回答都是用的鼻音。

只是我没想到他会愿意啊！我就跟你客套一下啊喂！

我愣了愣，还是拿了碗筷，端到餐桌。

“怎么……还没睡……”

“一个奥数题，想了挺久。”

“……”

“你还会做杂酱面？”

“奥哈哈味道怎么样？我以前跟我家楼下面馆刘叔学的，我经常在他家帮忙打杂……”

“嗯，味道不错。”

……

我不再管他，低头就开始认真嗦面。

但是，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谁能想到一滴油能飞那么远，正巧弄脏了周子然的衣领。

“对……对不起！我就是……我那个面没夹好……放心，衣服……我帮你洗，绝对给你洗的跟新的一样！”

周家少爷的衣服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赔不起啊集美们。

“笨死了。”

虽然是骂我的话，不过……是我眼瞎了吗？

面冷如灰的周子然此刻嘴角竟然微微上扬。俊眸都稍带温暖，瘦削硬朗的脸侧线条都渐渐柔和起来……

好帅啊我淦！

可能是意识到我微微发愣又有些花痴的眼神，他放下筷子不自在的轻咳一声：“我吃好了，记得洗碗。”

说罢略显僵硬的回了房间。

小东西害羞了吗这不是？

“喂，顾瑜你……你数学卷子赶紧拿来给我抄一下。”

还有十分钟，数学魔头张丽娟马上要来讲评试卷。连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刺头周子其都这副样子就知道其行事作风多么丧心病狂。

不过，

你他娘也太能屈能伸了吧，你的阴阳怪气呢？在你爸面前可没少怼我。

我嘴上逗他几句，手上还是麻溜的找到卷子递给了他。

“成成成，今日之恩，来日必报。”说完已经眼疾手快的开始埋头苦干了。

看他这样子我忍俊不禁，果然十八九岁的意气少年郎心里从来不装事。

“你这是害了他。”周子然眉头微蹙紧盯着我。

其实平时周子然从来不管这些事的，他只是觉得，今天看着她对别人笑，格外的……刺眼扎人……

“就偶尔一次嘛，况且你也知道……张丽娟有多小题大做……”

“那你对他笑什么？”

“啊？”

……

“走吧，顾瑜，小爷带你去个地方。”

一打放学铃，周子其就拎上书包坐在我桌子上挎着手看着我。

“去哪啊，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瞧你这点出息，去了你就知道了。”说完拉着我的手腕就要走。

“你带她去哪。”

本来已经被周子其拉得起身要走，另一只手腕又突然猛地被周子然拉住。

周子然眉头紧皱，盯着周子其握着我手腕的手满是不悦。

“不是我说周子然，你什么时候变这么事儿了，她也是成年人了，我就带她去吃点东西玩一玩，你把当我什么了？”

说完他拉着我的手就走，留下周身阴冷沉默的周子然。

“你带我去哪啊到底？”

“篮球场。”

我还真不知道，今天有校篮球打比赛这回事儿。只看到周子其的对手们一个个高大彪悍，全然一副不赢不罢休的气势，甚至震慑住了观战的同学们。

周子其拉着我姗姗来迟，自然成了场内焦点。不乏有人调侃打闹说原来是去等女朋友了，周子其那玩意儿还真就顺势接话，跟队友们打着马虎眼儿，好一副二流子气派。

我有些恼意，睨了他一眼，好家伙他当众冲我抛了个媚眼。

这下调侃喧闹声更甚，连对手都看不下去，当场放下狠话说要让他女朋友看着他怎么输。

全场起哄，气氛达到高潮，比赛顺势开始。

其实我没看过周子其打篮球，不过看他逆势狂奔又紧逼防守那样儿，确实比平时吊儿郎当的样子要帅不少。

又一阵震耳的掌声响起。

原来是周子其线外投球得了分。

厉害，确实是厉害。我被狂热的气氛带动，也鼓起了掌。

周子其这会儿竟也朝我看来，他嘴角都不自然的翘起，tm又朝我眨眼，好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

一个接着一个，前半段比赛还有些胶着，到现在，周子其和队友已经将比分大幅度拉开，比赛结果已然不言而喻。

终于结束了，对手也没了刚开始的嚣张气焰。闷声打了招呼就走了。

周子其热汗淋漓，却是满脸邪笑向我走来。

观众又一次沸腾，“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不知道哪个天杀的起的头，起哄声一声盖过一声。

此时我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早知道我还不如回家写作业呢。

我狠狠睨着周子其，如果眼神可以杀人，周子其现在已经在阴间报道了。

“我女朋友害羞，哪能给你们看？”说完一把搂着我就走……

身后的喧闹逐渐隔断消失，我给了周子其一记暴戾。

“你什么意思啊周子其，人言可畏你懂不懂，你让我在一中怎么活，喜欢你的小姑娘们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我！”

“一群人瞎起哄，你理他们干嘛？再说，周长腾那个老腐朽可嘱咐我们好好照顾你，要是哪个小子骗你谈恋爱了，你让咱怎么交代？我这叫防患于未然，懂吗你？”

“……那敢情我还得谢谢你。”

“感谢什么的口头表示就不用了啊，正好小爷现在饿了，你请小爷吃顿KFC就权当报答了啊，别往心里去，都是当哥的应该的。”

“这会儿承认是我哥了，你是零花钱都花光了吧……”

……

跟周子其这么一折腾，到家已经是晚九点了。

本想赶紧洗漱完就补作业，结果刚到客厅就看见坐在沙发上一脸阴鸷的周子然。

“噫，神经。”周子其撇嘴，甩了书包就往房间走。

“看……看书呢……”看他这样子，我也有些不自然，打了声招呼也只想快点回房间。

“你跟他去哪了？”

周子然突然抬头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俊眉紧皱，衬得如峰的挺鼻更翘，嘴角也紧紧抿成一条线，眼神更是锋利骇人……

“周子其……他今天打比赛，帮他加加油……”

周子然突然一副要吃人的样子又是闹哪出啊我淦。

“好看吗？”

“啊？还……还行，怎……怎么了？”

“一场比赛你们九点多才回来？”

说到这个我就来气，看着周子其高高瘦瘦没想到一身腱子肉，真的是能吃，他倒是吃高兴了，我tm一个月白干！

“一起吃了点东西，可能路上耽搁了点时间，你要是……没什么其他事我……我就先回……”

“我饿了。”

“咱敢情是饿了，我说你怎么一脸不开心，原来想让我给你做饭啊！看来昨天一碗面已经牢牢抓住了你的胃，那我以后问题目那还不是趾高气扬？谁还用看你脸色？”

“你想吃啥？”。

“都行。”

下厨房对我来说不是难事，三下五除二给他做好了一份比较清淡的晚餐。

“那我就先回房间了，作业还没写完。”递给他碗筷这时估计已经快九点半了。

“嗯。还有，你跟周子其晚归，下不为例。”

“……知道了”

熬夜的代价来的太快，早自习的我一点精神都没有。趴在桌上就想呼呼大睡。

好不容易熬到课间休息，就当我快要神魂分离，与周公约会之时，不知道哪个天杀的蹦出一句：“周子其你女朋友睡着了，还不把外套脱了给人枕着！”

“哈哈哈哈哈哈就是就是”

“……”

“瞎嚷嚷什么呢你们，知道人家在睡觉还叫唤你m呢叫唤？”周子其怒气腾腾说完还真脱掉外套盖我头上。

我扯下衣服，这娘的谁还睡得着，一天天的这日子没法过了。

“女朋友？”

周子然又是鹰眸紧锁，那双眼睛红的要滴出血来，连握笔的指节都微微泛白……

我被他盯得后背发麻，刚要开口解释……

“铃铃铃……”上课铃响了。

班主任来得气势汹汹，课本教案砸在讲台桌上怦然作响……

“亏得你们还是优等班，月考成绩简直不堪入目！某些人，仗着自己家里人有点钱有点势，一个体育生好运气进了咱们班，我没能力反对。但是！不能让你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要是下次还是这种水平，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你们！”

摆明了说的是周子其。

“他女朋友成绩不挺好吗，让她给他补啊”

“哈哈哈哈凯哥我靠你这提议不错。”

我算是看清楚了，谣言似烈火，一处接着一处烧，其实听他们的嬉笑嘲讽我也没那么在意，毕竟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只是……

那双无法忽略的周子然阴沉锋利的眸子，狠狠盯着我的侧脸直叫我不自在。

“什么女朋友？顾瑜，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了。”

周子然说得咬牙切齿，蹙着眉头目光灼人。

“误……误会，都是误会。我都可以解释……”

……

图书馆内，很多寄宿学生都在埋着头读书写字。学习氛围浓烈。

“来图书馆干嘛啊，你还真打算给我补课啊顾瑜，我自己水平心里清楚，去哪念书都一样，真没必要，再说小爷用得着……”

“难道你不觉得让那些曾经看不起你的人对你刮目相看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周子其，你就当是为了甩他们的脸，高考就这几个月，努力一把，你不亏。”

他听后站着愣了好一会儿，眼神都开始变得清澈明亮，最后嘴角都要咧到后脑勺。

“行。那就听你一回。”

“不过顾瑜我可提前跟你说，小爷呢就不是念书的料，到时候要是达不到你……”

“没事，我分析过了。虽然你的理科成绩算不上优异，但也在及格线边缘。拖你后腿最多的，是英语。但英语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提高的，单词你必须记，语法我给你讲，实在不会的，蒙题也有技巧……”

“行啊顾瑜你把小爷研究的挺透彻啊。”

“别贫嘴，先做套卷子。”

.....

我没想到周子然进了医院。

管家王叔说是下午突发了急性胰腺炎，情况不好，连救护车都惊动了。

“子然这孩子可怜啊，从小身体就不好，他比子其大两岁，本来现在该读大学啦，十年前因为生病休了两年学……小时候什么都好啊性格活泼又可爱，生了场病后就不爱说话啦……性格闷闷的，王叔是看着他长大的，其实啊这孩子比谁都懂事……”

我不知道向来冷漠寡言的周子然原来也有着脆弱的一面。

“王叔，在哪家医院，我们去看他。”

“小瑜啊，医院那边都有佣人和陪护，长腾也在往医院那边赶呢，子然这孩子，性格封闭，不会希望你们看到他那个样子的，等过段时间情况好转了，再去不迟……”

这样啊……

我扭头看周子其，此刻平时随意懒散的样子全然不见，眉头蹙着站在那儿不知在想些什么……

或许也在为周子然担心吧，即使平时兄弟二人关系疏离，相顾无话。但毕竟手足情深，十多年的相互陪伴，说不担心肯定是假的。

帮不上其他忙，我只好到厨房准备了几个清淡的菜让王叔送去。

周子其人机灵，悟性高，帮他补了几天课遇到题目甚至能够举一反三。

“真不是小爷吹，就小爷这惊人的领悟力，明天上高考战场那也是丝毫不慌啊。”

周子其一手拿着刚对完答案的英语试卷，一手摇笔摇的飞快，歪着身子二郎腿都要翘到天上去。

……

“周子其，我们今天去看看周子然吧，我总觉得哪里不对，这几天我问了好几次王叔周子然在哪家医院，可他支支吾吾，要

么敷衍我，要么搪塞我，摆明了就是在瞒着我什么……”

周子其没想到我突然这么说，眼神蓦地沉下来，摇笔的手停下，连二郎腿都不抖了。

“你很担心他？”

“周子其，你别告诉我你一点都不担心你哥，我只是觉得奇怪，明明一起生活了那么久，怎么他病了，你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有王叔，他……”

“因为他自己，顾瑜，不是我们不担心他不在于他。他那个人，从小到大什么都要做到最好，骨子里都是他自以为是的骄傲。在我看来，他有什么狗屁骄傲，他就是懦弱，就是玻璃心。八岁时他病了，他把门摔上，让我滚蛋，说不需要我的可怜。顾瑜我再说明白点，就是我们永远只能看到他光鲜亮丽的一面。你明白吗？”

要多脆弱敏感的自尊和心理，才能做到周子然这样趋于病态的封闭？

最后在我的再三请求下，王叔还是告诉了我周子然的医院。

在我见到周子然的第一眼，我想，或许我有点懂他了。

孱弱的，苍白的，似乎连闭着的眼皮都在排斥着周身一切温暖和关怀……

什么佣人，什么陪护，什么周父在往回赶。

都没有。

除了点滴还在流动病房里安静的听不到其他声音。

我小心打开门，但不想还是惊动了他。

明明虚弱地不行的身体，此时仿佛用了全身的力气在抗拒，瞳孔都几不可见地放大，羞耻，恼怒，无助……

“嚯周子然你干嘛呢，我看你这好好的，不像有什么毛病啊。这不，物理老师说要我来劝你参加个竞赛，高考还能加分，我听着都心动啊周子然，可他非说名额不够名额不够就盼着让你去，我看你气色这么好，怎么的，你搁医院里养生呢？”

从绝望到迷茫到释然。

或许他从来抗拒的只是那些异样的眼光，那些小心翼翼的试探，那些善意泛滥的同情……

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自己需要的只是别人随意畅快的交流和调侃。

又或许，是因为这个人是顾瑜。

“你哪只眼睛看我气色好了？”

“面色红润有光泽，印堂方正眼波流转，翩翩少年惹人眼啊。你要是还不赶紧好，下次月考保不准我排在你前头咯。”

“谁给你的自信超过我？”

.....

讲真，其实我也没想到病秧子还这么能怼人。下午闷热难捱，好在他时不时勾起嘴角的浅笑看起来还算顺眼。

估摸着他心情好了一些，时间也不早了，我准备回家给他做些饭菜。

他却拖住我的衣角，神色突然变得黯然无助，眸子还染上一丝意味不明的嫉妒和恼怒。

“你……你是不是和周子其在一起了？”

“不……不是啊，干嘛突然这样问？”

“我听王叔说的，你们俩，最近关系很好。”

“周子其那人啊，性格就跟一小孩似的，和谁都聊得开。最近是在帮他补课啦，不过我还真没想到，周子其人还挺聪明的，他……”

“够了，我不想听。”

他脸色更显苍白，攥着拳头咳嗽了好几声。我自觉肯定是自己太聒噪，吵到他了，连忙道歉。

“好好好，你先静养，我先回去给……”

“你就这么急着回去见他？”

我回去给你做饭啊你又搁这闹啥脾气呢？

“你咋知道，我是挺急着见刘姨的，我托她买了一堆菜，我寻思着给家里狗做顿饭呢，他老冲着我嚷嚷！”

周家没养狗。

周子然算听懂了，她在这骂他呢。

但是，不生气，一点都不生气。他甚至抑制不住内心喷薄而出的雀跃欣喜，一贯紧绷的嘴角都止不住上扬，连目光都柔和下来。

“知道了，我饿了，你快点。”

他倒被骂的心甘情愿。

接连好几天，我在周子其周子然之间来回跑。

周子其对我这样的行为嗤之以鼻。

“顾瑜，当初可是你说的要帮我补课的，你现在算什么？始乱终弃？这都几天了，他用得着你天天给他做饭吗？你还用不用学习了，巴巴上赶着给人做饭呢你。”

“我不管啊，今儿个你就不准去。再者也只能做好让王叔给你送去，而且还得做好我的份。我这试卷上问题一大堆呢，你不给我讲谁给我讲？

“敢情真当我是你保姆了啊周子其，你付钱了吗就让我既做饭又补课呢，纯纯资本主义压榨啊你这是，简直就是惨无人道！”

周子其背着双手撑着后脑勺，桃花眼都乐得弯弯翘。靠着椅子惬意地不行，哪有一副求人做饭补课的样子？！

“我不管啊我不管，今天谁去了谁是狗。你就给我好好待……”

我二话没说捡起沙发上的抱枕就往他脸上扔，正中目标，他一个不留神几乎要从椅子上摔下来。

“哈哈哈哈哈给你脸了是吧，看你瑜姐怎么收拾你。”

“行啊顾瑜你，长本事了，欺负到小爷头上了，还敢自称瑜姐，看来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什么是尊老……”

他话没说完，另一只枕头又一次正中目标。

看他吃瘪，我笑得前俯后仰。谁料他趁我不备，拿起枕头就要回击，看我连连后退，他还紧追不舍。我只好作罢求饶，他却不依，誓有报不到仇不肯休的架势。

绕了沙发好几个我实在没有力气跟他闹了。

“周子其住手住手我真的知道错了，我错在不该以下犯上，不对，什么周子其，你是我哥，子其哥哥，我错了，您就大人不记小人过饶了我吧。”

“不是你又瞎叫什么呢，谁他妈是你子其……哥哥！”

肉眼可见的羞赧，俊脸两侧若隐若现的暇红。我蓦地想起第一次这么在教室叫他，他也是这副反应。

邪恶的念头这么一下就蓬勃生长，我拍开他手里的枕头，笑得肆意忌惮，甚至故意走了两步凑近他。

“子其哥哥，怎么一叫你哥哥就脸红？”

周子其只觉得此刻脸热的发烫，下意识的扭头就想走。

结果一后退就被什么咯到了脚，一股惯性让他压着我就往沙发倒……

即使此时周子其努力撑着双手让两人的距离不至于太近，但这样的氛围实在是暧昧的可怕。尤其还是这样近在迟尺的面对面相望……

“你们在做什么？”

周子然面色铁青站在门口，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这句话。此刻像是在极力隐忍着自已不要失控，眼睛死死盯着沙发上姿势暧昧的两个人。

尴尬，太尴尬了。都怪自己作死要去逗周子其，现在这架势怕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而周子其的脸红在此刻也显得更加可疑……

他狼狈的起身，没给周子然一个眼神，逃也似的就往房间去。

“咳咳内个今天怎么出院了，昨天给你送饭的时候怎么没说，我还准备给…”

“打扰你们了是吗？”

周子然步步紧逼，眉眼紧蹙，眼尾更是红的慎人。或许是大病初愈的缘故，脸色还略微苍白……

“不……不是，周子然，你冷静点，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你说你给他补课，顾瑜，你每天就是这样给他补课的对吗？”

周子然此刻情绪已然失控，湛白如雪的手背因为攥着拳头连青筋都格外清晰。他目光如炬，迫切的想让我给他回答。

“不是，周子然，这真的是误会。你刚出院，我们不说这个了好不好，你站着别动，我去给你倒杯……”

“我不想做你哥哥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还来不及思索回应这句话，周子然两步上前就将我横抱起……

“你干嘛周子然你疯了！？”我死命拍打他，被他这么一抱才反应过来他那一句“我不想做你哥哥了”是个什么意思。

可他哪里还听得进。

还没片刻他已经抱着我跨步到了他的房间，反脚重踢关上了门，我也近乎暴力地被他扔在床上……

周子然眼尾通红，下身死死的压着我，青筋半露的手臂越过我的头顶禁锢着我的手腕……

“你说说，你和周子其到底到了哪一步？为什么都是哥哥，你可以和他无话不谈，和我就闭口疏远？”

“放学后你们都干些什么？他是不是也像我这样压着你？”

眼前的男人情绪已近乎崩溃，生冷的眸子盯的我心底发麻……

"周子然，不是你想的那样，冷静一下好吗？！"

但是男女力量悬殊，即使是身体瘦弱刚刚痊愈的周子然，此刻力气大的也像发了疯的牛，我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砰！"

一声巨响，门被踢开。

是周子其。

“周子然你他妈发什么疯？”

说完他手臂一紧就拉开了压在我身上的人，右手抡起拳头就往他脸上砸。

偏偏这个时候周子然一点反抗都没有，任由拳头在他脸上挥。
若不是嘴角的那抹刺眼鲜红，我会以为他没有知觉。

“够了！别打了！”

眼前这场闹剧，我只觉得恍然。

突然想起刚进周家的时候，那时候的我与周子其周子然可是相看相厌。

而我的初衷，原本也只是好好学习……

再三反思，发现很多地方确实是自己太爱多管闲事了。高三正是关键时期，我何故要节外生枝？学习本就足以让我分身乏术。我真是没必要，也不想再管这些纠葛了……

最后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周子然房间的，只知道走出房间的那一刻如释重负。

我不再帮周子其补课。

他没问原因，只是脸色沉沉甩了一句“知道了。”就不再多话。

我主动向老师提出换座位，平时的优异成绩让她没法拒绝我。

我选了离兄弟俩最远的位置。

周子然面色凝滞，最后愣是看我搬完书本也没憋出一句话。

我的刻意疏远，大家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六月初，高考在即。

值得一提的是周子然提前保送了A市首席江华大学。周子其也渐渐步入正轨，竟然颇有几分后来居上势不可挡的派头。

六月下旬，高考成绩公布。

其实没有悬念的，分数和我预估的差不多，只是我心里的选择还未做出，已然要面临填报志愿的确切抉择。

“咚咚咚，快！快开门，顾瑜！快开门！”

周子其激动的整个声线都上扬起来。

“我！我上一本线了！顾瑜！小爷上一本线啦哈哈！”

周子其上一本线，这倒是我没想到的。

“不错嘛周子其，C市振光体大稳了。”

灿烂雀跃的脸色骤然变冷。

“顾瑜，小爷不去振光。我知道，周子然保送了江华，你的成绩上江华也绰绰有余，别以为小爷看不出来，顾瑜，周子然tm就是喜欢你。从小到大他要什么得什么，奥数比赛从来是一等奖，语文作文永远是范文，就连个子，我tm天天打篮球都没他高。”

“但是顾瑜，如果是你的话，我不想就这样算了。起码，我……我自己也有权利争取这个机会……A市我上不了一本去个二本也……”

“你饿不饿？”

我憋笑憋的实在难受，只好打断他。

“啊？有点……不是你听没听我跟你说啊顾瑜你怎……”

“那我去煮面给你吃。”

“奥……好……”

葱花，蒜末，酱料。油在锅底吡地滋滋响，周子其坐在餐桌上望着厨房。

没一会儿我端了两碗杂酱面出来，他赶紧手忙脚乱过来接。

“我来我来，别待会烫着了又得让小爷伺候你。”

“说什么呢你，合着你就是怕伺候我！”

“呸呸呸我嘴贱，小爷巴不得伺候你。您好生坐着，小的这就伺候您用膳。”

周子其狗腿性质暴露无疑。

“其实呢，我没有一定要去江华，我觉得C市的明开也不错，明开医学院不是全国都有名的吗，再说江华在A市离家太近啦，我

还想到处去看看呢。”

“真的吗！顾瑜！这么说你想去C市，明开好，明开好，顾瑜你……你就上明开！我上振光，咱们都去C市！”

“你要去明开？”

低沉到几近嘶哑的声线。

周子然不知道哪时间站在门口，只是此时脸色已经阴冷的可怕。尤其是眼神扫过桌上两碗杂酱面的时候，眼底的愤怒隐忍已然呼之欲出。

索性他不忍了，我还怔怔然未做出回应他已经两个大步上前拽着我就往外走。

“周子然你他妈又发什么神经？”

周子其此刻也是火气直冒，拉住我的另一只手臂说什么不肯退让。

我自觉气氛不对，但两个人劲都太大我实在挣脱不开，只觉得两只手臂都快疼的散架。

“冷静！我……我有话要说，周子然，我……要和你谈谈。”

“你跟他有什么可谈的，顾瑜，你不许去！”

周子其倒是接话接的快。

我只好向其表示此事非谈不可，他撇撇嘴最终还是撒开了手。

周子然抿唇不语，没给周子其一个眼神，蹙着眉一声不吭拽着我往外走。

晚上九点星光零碎月光朦胧，周子然脸色实在难看，我一时不知怎么开口。正纠结从哪句开始，他压下身子薄唇就这样覆上来，一只手还扣着我的后脑勺让我难以挣脱。

“嗯啊你……嗯疯了啊周子然！”

回答我的只有惩罚似的啃咬舔舐和那只作乱点火的手。

“够……够了！”

我实在难以控制情势走向，也觉得确实跟现在的他没什么好谈的。

“你就真打算跟他去C市？顾瑜，你他妈真是好样的。”

他终于松了手，此刻氤氲性感的薄唇轻吐出来的却是几乎从没说过的粗话。

“这是我的自由，周子然，你没权利……”

他眸色可怖，还没等我说话又要低头做恶。

我顺势转头，知道他现在情绪失控，不愿再与他多话，抛下一句“我不喜欢你请你自重”扭头就走。

月色朦胧，男人神色怪异却与魅黑夜色不显违和。

“顾瑜，我不会放手。”

八月中旬。

明开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

振光体大录取通知书也到了。

高铁上我偎着周子其，控诉他不讲武德，明明说好一起去迪士尼，他非要拉着我提前一天去学校。

“好啦好啦，以后咱们有的是时间。”

他嘴角都咧到后脑勺，一手勾着我的手指，一手搂着我的脖子撒娇。

是啊，以后有的是时间。

我如愿进了明开医学院。

好不容易熬过军训，此刻同班学生正在做自我介绍。

等到最后一位同学下了台，掌声照旧响起。

“等等等等，还有一位同学。”

辅导员应声就势，“来，进来吧，周同学。”

我抬头去寻，却正好与那道勾人的视线重合。

他嘴角都止不住勾起。

“大家好，我叫周子然，请大家多多关照。”

我瞳孔不可控制的放大，他不是去了江华大学吗？怎么会在明开临床班？困惑伴随着恐惧此刻都在他邪魅的浅笑下被无限放大。

“顾瑜，多多关照。”

他无视众人目光，下了台直直坐到我旁边侧着脸朝我问好。

（进盐选啦，链接放在下面，真的超级感谢大家支持么么么么么么么么，在第十三节）

https://www.zhihu.com/xen/market/remix/paid_column/1386648570242768896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

